



HEISHOU

# 黑手

【美】亚历克·萨克雷 著  
琪 年 谢为群 译

# 黑手

NOBLESSE

(美) 亚历克·萨克雷著 琪年 谢为群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 黑 手

(美) 亚历克·撒克雷 著

琪 年 谢为群 译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1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90.25 印张 插页 2 226 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1170 册

ISBN 7-219-01491-0/1·431 定价: 3.70 元

## 编者前言

作为一部以美国总统选举为背景、深刻反映和揭露美国政治制度弊端的政治小说，美国作家亚历克·撒克雷的小说《黑手》一问世，立刻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并引起了美国评论家的注意。一位美国文学评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讽刺小说的矛头所向，直指我们的政治制度的核心，展现了目前正在扩散的政治癌细胞。它不仅提供了惊人的忧虑、难忘的人们、闪电般的情节，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警告：这一切都可能在这里发生！”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在小说里，作家的写作倾向是富于挑战性和严肃性的，他将文学的眼光投射到美国民主制度的集中体现——总统选举上面，用锋芒毕露的笔端揭穿了美国总统选举的黑暗内幕，披露了政客们在正常政务活动掩盖下的肮脏交易，剥脱了披在美国政治制度身上的冠冕堂皇的民主外衣，剖析了美国式民主的虚伪实质，从而完成了对美国政治现实的黑暗面的无情而鞭辟入里的抨击与批判。通过阅读该书，读者可对美国总统选举进行全景式的形象的透视——了解清楚美国民主选举的真实货色。

作者是以假定性叙事方式铺开全书的故事情节的。描写的是黑手党用种种非法手段操纵美国总统选举的故事。在美国大选之年，为了控制美国的军火合同、建筑合同、公路合

同等生财之道，美国最大的最有影响的犯罪辛迪加——“科萨·诺斯特拉”在高级律师法尔孔的策划下，开始了操纵美国总统选举的阴谋活动。于是，一笔笔肮脏的金钱交易、一场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治赌博在民主选举的帷幕下登场了。在美国，金钱是万能钥匙，可以开启人的灵魂之门，使人走向罪恶的渊藪。法尔孔深知这一点。“他(法尔孔)很高兴地看到，所谓‘金钱难以买动’的地方检查官和‘不可腐蚀’的警察局长作为自然的物种已全然不复存在。狩猎法则并没有保护他们。”他以金钱为诱饵，用贷款、贿赂与讹诈三管齐下的手段，使一个个猎物坠入陷阱。美国通用塑料公司董事会主席、企业家多德因在金融业方面经营不善，陷于破产边缘。黑手党便乘虚而入，以贷款为突破口，将其拉下水；通过多德，他们又将黑手伸向年轻英俊的政坛后起之秀——加利福尼亚州长泰勒。法尔孔经过周密调查，发现泰勒从政以来，一味追求享受，大肆挥霍浪费，使他名下的合金公司负债累累。黑手党用与陷多德于污泥同出一辙的办法，用钱贿赂了泰勒合金公司的会计师格伯，在该公司安插了大批黑手党成员，以泰勒公司的名义施放高利贷，并敲诈、勒索直至残杀借贷者。知情者格伯最终也难逃厄运，被杀灭口。而“洛杉矶的检查官一直跟法尔孔他们站在一起按照指令行事。”“而且只要金钱源源不断地流进自己的口袋，他会继续说他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所有的案件象具有同一个商标似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线索，没有愿意出面的目击者或警方的评论。”待泰勒如梦初醒时，发现自己已不能自拔了。他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向黑手党屈服，作为其代理人参加总统选举；或者拒绝与黑手党合作，但付出的代价是身败名裂。最后，权欲战胜了良知，邪恶战胜了正义，泰

勒选择了前者，将灵魂拱手出卖给黑手党，成为被黑手党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政治牺牲品。在法尔孔眼里，“泰勒是一个为他跳舞的木偶。即使在巴哈马海滩的旅馆里，他法尔孔照样可以随意随时拽一拽手中的线，而那个木偶马上就得跳起、坐下或躺倒。”泰勒能够在洛杉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展开的争夺总统候选人的决斗中战胜政敌霍桑，赢得胜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金钱的效力。来自康涅狄克州的代表霍尔本来是一名执法如山、富有牺牲精神的地方法官，但在黑手党的威胁加每星期500美元酬金的利诱下，他变节而成为黑手党在司法部门的代理人。大会代表安东尼·斯塔克原在亚利桑那州担任城市住房部门的长官。但他生性嗜赌，在输得精光后四处举债，结果也落入黑手党放高利贷的圈套。“他又一次感到疑惑，在这架飞机上，或者其他飞往洛杉矶的飞机上，究竟还有多少人有着和他相同的境遇。”事实上，黑手党已控制了与会的大部分代表，这种情势使得支持霍桑的现任总统也弃脸面于不顾，求助于金钱，用一笔联邦基金去贿赂纽约市长，为霍桑拉选票。在这里，金钱已掐住了法律的咽喉，而良心、道义与人格却被欲海吞没！

美国学者指出：“金钱是竞选机器运转的燃料”、“金钱是政治生活的母乳。”这是对美国总统大选的精确的描述和总结。在小说里，黑手党用于扶植泰勒的竞选费用高达2亿7千万美元，光是广告宣传便花了7千万。当然，小说是虚构的，有许多夸张的成分，但确实反映了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侧面。统计资料表明，自美国驴、象两党1860年对峙以来，至1976年止共进行了30次总统选举，其中23次是竞选开支超过对方的一方获胜，而竞选费用越来越高。19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50年代，竞选一个总统只要一百万到几百万美元，到

六、七十年代则往往要几千万美元。连美国人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总统竞选实际上是一种买卖。总统宝座的角逐变成了金钱的角逐。

小说还对黑手党凌驾于法律之上，极尽恐吓、讹诈、欺骗甚至谋杀之能事、为所欲为地进行犯罪活动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和刻画。为了掌握政敌的情况，他们在执政党主席麦克道尔的汽车上安置了窃听器，非法窃取了霍桑支持者的背景材料，并恐吓、威胁这些支持者，逼其反水；当众议员凯利半路杀出、宣布参加竞选并遥遥领先时，他们狠施杀手，将其炸死；当多德良心发现、奋起反抗时，他们将他殴打致残；他们无中生有，对反对党候选人贝赞特进行丑化宣传，用毒品收买一批吸毒者去骚扰贝赞特的演讲会，利用施韦斯特民意测验公司发表伪造的民意测验结果，造谣惑世，欺骗民众；他们残酷杀害那些有悖于他们意愿的人，而警方却不加追究，知情者缄默不语，罪犯逍遥法外，受害者忍辱偷生……当正义遭到践踏，真理受到歪曲，人权受到侵犯，法律显得多么空洞而无力，简直成了一张废纸。当富有正义感的记者班德尔和蒙德决心将黑手党的罪恶行径披露于世时，却惨遭报复。结果，事实真相被掩盖于谎言与骗局之中，新闻自由也成了一句空话！

小说描写的是美国大选这一重大事件，涉及到美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和舆论宣传等，因而安排的情节和人物都很多，场面的交替转换频繁而迅捷，但作者在繁复中力求简洁明快，没有不厌其烦地对事件发生的背景与周围环境进行描述，也不着意刻画人物的情感变化及心理活动，不过多渲染和展开细节描写，而是采用粗线条的叙事方法勾勒全篇的故事内容，所以整篇小说结构紧凑，线索清晰，节奏很快，一波三

折，高潮迭起，引人入胜。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使本书与其他通俗小说产生了明确的分界线——一方面，成功地、栩栩如生地刻画了黑手党的凶残、阴险与暴虐，另一方面，有效地避免了任何涉及凶杀、暴力的细节描写和渲染，保证了该书的可读性和思想性、健康性。于此而言，本书经得起社会和读者的检验。

毋庸讳言，该小说为读者正确认识美国社会的“民主、自由、人权”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具有一定的教育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可以说，这便是本书的社会效益。作为责任编辑，亦当引此以为快慰。

本书在提供选题和翻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环球文学》杂志社副主编王国荣先生及译著甚丰的主编助理吕明先生的大力帮助，该社另一副主编龚国杰先生为本书作了认真细致的审校工作，进一步保证了本书的翻译质量，在此谨向他们深表谢意。

囿于编者水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见谅。

编者

1989. 12. 10

051360



## 第一章

10月17日，雷戈帕克。这是一个温暖而令人倦怠的日子。即使到了这样的季节，树枝上依旧缀留着点点绿意。冬天似乎已从远方飘然而来，却又姗姗不肯光临。男孩子穿着短衫短裤，女孩子穿着裙子，他们在大街上玩耍着，全然忘却了即将来临的寒意。这一天风和日丽，湿润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芬芳。这芬芳之气应归功于纽约卫生部的德政。

李·法尔孔律师拉开沉甸甸的白色窗帘，向外眺望着大街。孩子们正在玩着棍球。玩得真糟糕。在这方面，他自己也并非行家。当他还是孩提的时候，他父母不允许他着迷于这种甚为流行的运动，但他还是在他父母频繁外出度假的时候试着玩过几回。他象一位老兄长似的望着孩子们玩耍，回想起在他的儿童时代，孩子们将球击得更远，跑得更快，这棍球也玩得更出色。现在的孩子们变得愈来愈孱弱了。

他整整了领带，又一次低头扫视了一下裤子和鞋，裤的折缝笔挺，鞋面闪着如漆皮般的光泽。

正当他看着的时候，棍球蹦跳着朝房前的庭院篱笆滚过来。一个浑身脏土的小男孩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追着。突然，他收住了脚步。一辆光可鉴人的“卡迪莱克”牌轿车轻巧地碾过棍球，停在正门前面。小男孩退着折了回去。

法尔孔转身面向房里，朝两个懒懒地坐在椅子上的人点了点头，随后拿起外套和帽子，往正门走去。司机已经将车门打开，并在法尔孔钻入车中的时候，手触帽沿向他表示敬意。另外两个人和司机一起坐在前排，前后排中间隔着一块厚玻璃挡板。然后轿车启动，拐了几个弯，急速驶去。

法尔孔将身子惬意地陷在灰色的靠垫中。这渴望中久待的一天终于来到了。由激动而引起的一阵微微的凉意传遍全身。他将要参加的这次会见绝非寻常，因为他法尔孔是一位绝非寻常的律师。他是美国最大最有影响的犯罪辛迪加——“科萨·诺斯特拉”的首席律师。

法尔孔从来没有打算将他的出色才能湮灭在一般律师所穷于应付的那些烦人琐事中，诸如遗嘱检验、法人诉讼、遗产税那些世俗之事。自打他记事起，特别是在小时候，他发现他的父母所要求于他的是尽可能的安静，打那时候起，他已经明白应该从生活中索取什么。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权力的象征和标志。金钱之虑则是次要的。家里从来就是有钱的，他的父母在他们自己身上花费了无数的钱财，而他则坐享其荫。他父母实在是挥霍至极，一幢漂亮的房子，几处夏日别墅，他们还加入了一个高级的人数相当固定的乡村俱乐部。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尽力去掩饰他们粗俗的意大利天性。随着年龄的增长，法尔孔一直认为“意大利”是一个肮脏的词。

自从通过律师考试之后，法尔孔一直在研究“科萨·诺斯特拉”的活动。他仔细研究了所有的公司和财产交易，并对照查阅了所有出现在主要控股公司报告上的人名；他知晓了那些数字的骗局，并发现了不少每天呈送进款的“推销员”的真实身份。他花了整整半年时间使自己涉身于一幢公寓的

转让过程，这幢公寓一直被用于卖淫。他给房产拥有人留下的印象是果断而不拘泥于法律的细枝末节。他们为他提供了一个职务，而他则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开始使人们确信，他所提供的服务是须臾不可缺的。

这并非易事。首先他必须打消周围对他的不加掩饰的怀疑，怀疑他是一个伪装的特工人员。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因为那些特工人员一旦被发现，便会无踪无迹地消失。他干的工作是做一个处理保释事务的律师，日夜守在电话机旁，在纽约“家族”的低级成员被关押一段时间后，将他们保释出来。这一工作使他得以掌握大笔用于当场支付保释金的钱款，而且他很快发现这儿的记帐方式非常原始。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整顿财务的系统方案。此举达到了双重目的，既表现了他的忠诚之心，又使他得以接近组织中更重要的人物。从此，他便闪电般地得到擢升。

他告诉他的新主子如何去处理从赌博中刮来的金钱，他提出的计策可使金钱更“卖力”地为他们服务，利率比放在苏黎士的银行里更高。老板对他种种手腕的需求与日剧增，甚至把他租借给其他家族。那些家族很快意识到，拥有象法尔孔这样的人，对他们的声望来说，大有好处。

由于他始终谨慎小心地保持着全然不偏不倚的观点倾向，他成了种种势力范围争端的仲裁人。其他家族开始尊重他，特别是当他们发现他时常作出不利于自己家族的仲裁的时候。这样，五年之后，他成了整个组织中最受敬重的首脑之一。

在他为“科萨·诺斯特拉”服务期间，他记得整个国家所有的家族坐在一起议事只有三次。最后一次是在阿巴拉钦。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依稀记得他们非

常害怕警察，他们曾经逃进树丛中躲命，四肢并用，在地上爬着，人人都想着保全自己。然而，今非昔比。警察在想对他们采取什么动作之前必须三思而后行。

今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今天会议的召集人是他李·法尔孔，而且是各个家族多年来第一次同意一起出席。

轿车越过59街大桥，穿过市区，然后沿着亨利·赫德森路向前飞驰。在暮日斜阳下，赫德森路宛如一条注满水银的河，闪着泛泛白光。一幢幢摩天大楼高耸入云，突兀的侧影如同悬崖陡斜而下，让人望而生畏，又觉光怪陆离。零星几只小船，顶着风浪，犁开河面，徐徐向前移动着，似乎在享受着这季节最后一刻的温馨。喧闹的河流，无数架大桥飞跨，无数个码头并列；河面上，拖船和油轮，大型游艇和远洋班轮，竞相争流，穿梭不息。乍一看，这真是一条美丽的河。

法尔孔还在沉思的时候，轿车已经驶离亨利·赫德森大街。拐上了一条通往奥西宁的狭小支路，这是一条细长曲折的砾石路。不一会儿，一幢高大的白色建筑映入眼帘。这是一幢古旧的房子，西边筑着高墙，糊上水泥的墙面上爬满了常青藤。

轿车嘎然停住。法尔孔等着司机为他开门，他感到浑身兴奋不已。下车后他跟着司机往那幢房子走去。按到门口，门便打开了。一位穿戴无可挑剔的男管家走上前来，接过法尔孔的衣服，引他入内。

“……在我结束演讲之前，我谨再一次向参议员马克斯韦尔表示感谢，感谢他为我们的，而不是为他们的党带来了好运。和以往一样，参议员，你今天晚上又一次使我们看到

了你的出色的表现。我知道，今天晚上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想像我一样感谢你为我们党所作的和将要作的杰出贡献。不管怎么样，我们还可以期望一个新的激动人心的年头。”

发言者坐下的时候，周围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次集会，可以说是自从上一选举年的筹款晚宴以来，在“其弗莉”旅馆举行的最花费的场面之一。大部分头顶桂冠的加利福尼亚要人都出席了。工业界的巨头，工会的负责人，还有社会上的宗教领袖，他们都为开始一个新的选举年而聚在一起，结成同盟。大舞厅中，枝形吊灯的灯光把人们身上镶着宝石的胸针、别针和项链照得光溢四射，璀璨流辉。全加利福尼亚的精英们正在为今晚的演讲人鼓掌，他就是年轻英俊的约翰·泰勒州长。

“太好了，亲爱的。”当泰勒坐到自己座位上时，他的妻子在桌下伸过手去轻轻地在他的手背上捏了一下。

她情意脉脉地望着他。他俩端坐着，等待着周围热情洋溢的掌声平静下来。

他俩看上去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泰勒有着高高的个子，运动员的身材。虽然他已是四十有二，但看上去只是三十岁出头一点点。他的妻子弗吉尼亚约模三十，身材姣好，形象端庄，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长长的金发瀑布般地盖在肩头。俩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南加利福尼亚人天生特有的纯真、明朗的神采。

他俩结婚已有十五个春秋了，但是，他们身上洋溢的青春气息往往使人以为他们依然在度蜜月。新闻界喜欢于把泰勒归入“一代政治新人”，记者们则好用“富于吸引力”、“聪明精干”、“勇于献身”这一类词藻去形容他。他的公共关系经理成功地转移了那些人的注意力，使他们忽视了他品

格中不那么令人欣赏的一面——他那工于心计而显冷酷的野心和欲望，这个野心使他得以在短短的时间内登上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宝座。泰勒的政治生涯是一连串的高升，他从州议员到国会议员，从资历低浅的参议员到党的最高机构的组织秘书，最后在州长竞选中以势不可挡的票数战胜了那位年长而又背时的教区牧师。他们俩在电视中交锋的时候，那位精力衰退的牧师远远无法与他年富力强的对手相抗衡。

晚宴结束后，宾客们陆续离开大舞厅，留下一片狼藉，皱成一团的餐巾，吃剩的点心，地上满是彩色纸条和泼撒的饮料。

“约翰，你说得太好了。谢谢你说了那么些好话。我相信到那时没有一个人会对我们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感到失望。通用塑料公司也从来没有使你失望过。再见——弗吉尼亚，非常高兴看到你。你和往常一样，总是那样光彩照人。”约翰·多德——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联合公司“通用塑料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说着伸出粗壮的手臂围住他娇小妻子的腰，几乎是夹着她跨进了等候在一旁的轿车。

“约翰，等我一会儿，好吗？我刚刚看到玛吉走进那间房间，我想去问问她下星期的安排，她这个人很难抓住。”弗吉尼亚·泰勒说完匆匆地穿过休息厅。

查尔斯·帕金森和他的妻子走了过来。帕金森的脚步有点蹒跚。泰勒和他是同窗好友，多少年从未间断过联系，即便是泰勒选择了从政，帕金森选择了经商。只要没有特殊情况，他们定期相约一起打网球和高尔夫球。帕金森现在是“环宇电子公司”的常务副总裁，在他的掌管下，公司的业务已经扩大到处理美国政府的空间发展计划中的大部分计算机和

电子产品订货计划。

“要是那帮起草讲稿的人能到当前裙子设计师那儿去上一课的话，这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你看，这听众的注意力幅度正与裙子的长度成反比。”他说着，一边咯咯顾自笑了起来，站在一旁的妻子急促不安地四下望望，似乎想找一条缝能够躲进去。泰勒的脸色登时沉了下来。

“别在意，约翰，我在跟你开玩笑。讲话非常精彩，只是我个人觉得稍稍长了点，就这些。不过到那个时候，你必须把那些恰到好处的东西讲给那些人听，是吗？我自己已经对那些充满火药味的会议等不及了，特别是你我都清楚，钱的真正来源是象我这样的在‘环宇’的人。”

“没有冒犯你的意思，继续好好干吧。”说完他朝着酒吧走去。这时，泰勒看见妻子穿过人群朝他走来，他心中不禁一阵轻松，幸亏她没有看到他刚才被人如此奚落的情形。

回家的路上，他们都默默不语，只是两人的手紧紧挨着，此时此刻，这比什么都更能传递各自心中的感受。过了一会儿，他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又一次总统选举；更多的演讲、更多的筹款晚宴、更多的公众曝光、更多的兴奋与激动。只是与弗吉尼亚，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少了——其实现在就已经够少的了。此刻，他难以抑制急切与期望的心情，他梦寐以求、魂之所系的就是这样的选举。

“大家都同意了？”问话人是党的主席乔治·麦克道尔。

“就钱来讲，这次分组委员会的会议开得很有成效，我相信我们已经作好开始的准备。你们都知道自己的任务，吉米，你负责的是参议员克里登。罗尼，你知道你该管的人。

弗兰克，我想你可以负责辛普森，不过在你和他接触之前，我们先商量一下。

“各位先生，我现在简单小结一下。我们一致认为国家小型武器协会是最有权势和最具潜在危险性的华盛顿院外活动集团。而且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在扳掉它牙齿的过程中我们势必要负责进行一场恶战。”

“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一个最符合策略的办法。虽然我们失去一大批朋友，但从长远眼光看，这是值得的。更何况我们大家都已经下了决心。”

“上帝保佑哈里、英格兰，保佑圣乔治。”所有的眼睛一下子都转向房间的后边。

“戴维，你怎么啦？整整一上午你就说这么一句话？出了什么事？”麦克道尔为自己的话被打断感到很恼火，眉毛生气地高耸着。

“你们正在自己骗自己，还能出什么事？”戴维·凯利是一个身材瘦弱的年轻人，此刻正没精打采地斜躺在房间远处的一张大椅子上。他一头狂扬不羁的乱发，着一身皱巴巴的西服，一脸未及仔细刮洗的面容。在他面前堆着一批杂乱无序的文件。

“你们都在这儿玩什么党阀游戏。一个小小的就那么几个圣人的小组委员会，你们真以为你们能杀死那条龙？可笑至极。我现在告诉你们，那个关于枪枝的院外活动集团是一条真正的龙，它是首都迄今最有权势的一个院外活动集团。就凭那张微不足道的名单，你们是打不垮它的。至少，我们得需要五十名有影响的参议员。按照你们现在的干法，我怀疑你们大概连就此事发言的权利都得不到。”

“听着，戴维，”麦克道尔语气尽量温和地说道。“你不



要冷嘲热讽。我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真心实意地和我们站在一起。你怎么突然变得这样不冷不热？看上去好象你以为我现在做的一切是为了我的个人私利。你说，是不是因为这你才千方百计地打冷枪？”

凯利转过身来，双手依旧插在口袋里，一绺头发盖住了眉毛。

“乔治，请相信我，我并不想打什么冷枪。如果你愿意心平气和地想一想，我想你会记得不久前正是我把这个主意塞到你那糊涂脑袋中去的。我之所以发怒是因为我们行事的方式方法竟还是如此的守旧、如此糊涂、如此仓促无措。照此办理，我们将坐以待毙——我们在委员会内就将一事无成。我们还没有集结到所需的一半人马，就急着要向前冲。”

“我们现在能影响谁呢？能向谁施加压力呢？又有谁欠着我们的人情呢？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杀手锏。而你却大叫大嚷似乎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我们一无是处。如果你觉得你这么办好，那么就去做吧。我将尽己所能。但是，哪一天你被人们耻笑，可不要跑来找我。另外，如果你明天晚上去土耳其浴室洗澡时被人枪杀，也不要怪我预先没有给你忠告。”说完他走出会议室，朝大厅走去。

麦克道尔暴跳起来，“你为什么……”他突然闭上了嘴巴。

“除非你亲自宣布任何事情一开始就是你的主意，除非你觉得做什么事情会扩大你自己形象的影响，否则，你是不会真心诚意地支持或赞同任何一项计划。你从来没有过。你怎么知道这计划不行呢？是谁赋予了你如此超人的智慧？我告诉你，凯利，你这么做太过分了，党不能容忍这种行为，更不用说接受了。”麦克道尔说完猛地一转身。